



文/川沙

## (一)

多倫多這個全球華人新移民最集中的地方，現在的感覺，仿佛成為了一個中國除北京和上海以外的一個大都市了，當然，這是一個錯覺，因為，中港台等地移民到多倫多也不過50多萬，但是，幾乎每周到這兒來的中國各地的演出團體都絡繹不絕，這樣的情況，很有些像在北京、上海，倫敦或者是巴黎時，周末的演出海報每周都層出不窮一樣的感覺。說實在的，很多從中國來的劇目并不一定很好，特別是那些“綜藝”類的，我基本不去，客氣點說是自己孤陋寡聞，不客氣點說，確實有很多“綜藝”類的演出是因為國內的一些團體為了出國等目的，平淡無奇，老調重彈，舊瓶裝新酒也要裝點新酒呀！也許是自己本身寫劇本，要求太高的原因吧，但是，趙明的《紅樓夢》卻讓我對中國的民族舞蹈劇看到了亮光。

舞劇將原著《紅樓夢》的120回濃縮到舞臺上，由序幕和兩幕四場組成，時長90分鐘。它主要以寶玉、黛玉、寶釵的愛情為主線，通過太虛幻境、海棠詩社、黛玉葬花、換親等場景，在中國傳統舞蹈和西方的芭蕾舞以及現代舞元素的共同演繹下，突出展現了生死、愛情、陰謀的主題。

舞劇《紅樓夢》前年到多倫多來演過一次，當時是自己深陷作品創作過程中，又加之感覺很多平庸的演

有錢是一定的，因此，好演員和其他因素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對於舞蹈劇，在90分鐘的時間內，要用肢體語言來將一部中國老百姓都很熟悉的近百萬字的經典作品表現出來，也就是抽象出能夠表現整個《紅樓夢》故事主線、情緒主調和作品表達的主要精神，這在編劇和導演的整體編排和各個場次所串聯出的情節，每場所表達的內容，開篇的含義，結尾的總括，都是難度極高的。



## (二)

前半部分可以說是讓人滿意的，但是，真正打動我的是後半部分。其中靠後的三個場景讓我看到編劇的現代意識。

其一是賈寶玉和薛寶釵大婚的時候，導演是安排了讓寶釵穿一豪華艷麗的古典婚服，當寶玉和薛寶釵在舞臺上從左至右經過時，新娘薛寶釵身后巨大超長的拖

之后，則是《紅樓夢》“夢”的主題表現，導演是安排了舞臺上一字擺開的代表賈、史、王、薛四大家族封建勢力的主要人物賈政、賈璉、王熙鳳……導演安排賈寶玉在舞臺的騰騰烟幕（夢境的暗示）中，上去將一個人物輕柔地木偶般地放倒在舞臺上——男孩子青春期的“仇父心理”，或者說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結”，再或者說，曹雪芹說的“大地一片白茫茫”在此表露無遺。”，“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是也！

觀劇至此，在我的耳畔，是《紅樓夢》末章，賈政看見船頭上夾住寶玉的一僧一道（甄士隱說的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時嘴里哼唱的曲兒，那詞兒便是：“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鴻蒙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最后則是結尾處在一片喜慶的紅黃溫暖色調中，賈寶玉和林黛玉身着婚服走進洞房，而不是小說里賈寶玉出家遠行遁入空門——此一段最后的終曲，最典型表現出導演沒有就文本而表達文本，而是抽取出《紅樓夢》作品內核的——“夢”、曹雪芹潛意識想表達的夢或者干脆說是夢的境界：推倒（或毀滅！）大觀園，和林黛玉攜手走進走進洞房！“天外書傳天外事，兩番人作一番人”，“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塵夢勞人，聊倩鳥呼歸去；山靈好客，更從石化飛來。”（空空道人語）在我看來，趙明導演確實看了很多遍曹雪芹的原著。深得作品之精髓，以臻雖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

后面的兩個場景，在我看來，和一些文章里談到趙明在這個劇本里將“黛玉葬花”變成了“花葬黛玉”的場景，在創作者圖和手法上是一貫的，他沒有按照小說的章節順序，或者說順了小說情節像很多電視劇那樣來表達他的舞劇，他是抓住了曹雪芹內心所想的小說里的言外之意，用他的舞劇來加以表達，因為他只有90分鐘。于是，趙明完成了他的新奇和、出彩和濃縮。

(待續)



出，以為這個所謂的舞劇《紅樓夢》也不過如此而已。這次前去觀望，是因為報社有票，身邊的幾個同事也都踴躍，因此也隨之前往。但是，心里還是有些覺得，一定“不過如此”。但是，在索尼大劇院觀劇的結果卻讓我改變了這樣的看法。趙明的導演和編劇確實讓我有些興奮。

在前半部的演出中，相較于本地華人演出的資金匱乏和人才的參差不齊，這臺演出顯然迥然不同。舞臺上的道具，演員陣容都讓我目不暇接，當然，這也符合紅樓夢故事里賈府的豪華和金碧輝煌。演員的素質，舞蹈表演在技法上的精湛，其他的一切，似乎都在預料中的，因為，這個演出團體，畢竟代表中國國家的實力，

地長裙上，是躺在長裙上被薛寶釵拖着移動悲慘掙扎的林黛玉，“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願儂此日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丘？”，“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這場景的象徵意義表現了導演的對紅樓夢愛情悲劇深邃的理解——巨大超長的薛寶釵的裙尾代表着以薛寶釵為主的古老封建傳統的陰影，林黛玉正表現着新興力量在那陰影下的悲慘境況，這場景讓我震顫，那長裙讓我想起歌劇《沙羅梅》里希律王的那根權杖，在長裙上掙扎的林黛玉讓我看到被迫脫去一件件衣襟的沙羅梅公主和最后那托盤里施洗約翰血淋淋的頭顱！